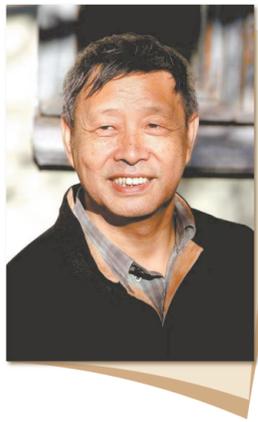


【人物】

韩少功的“读书经”



马珂

与韩少功聊起写作和阅读的话题,他说,读书是人生中愉悦的事情,尤其是青少年时代,能找到可供阅读的书籍,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更无以言表。

韩少功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少年正处于“文革”时期。他虽身居长沙,课外读物却并不常见。某天他就读的中学发生一起盗窃案,有人将图书馆的墙壁打出一个窟窿。学校担心收缴的各种禁书流出去,发动红卫兵将

馆内书籍转移到教学楼的顶层,然后锁上铁门。

一位同学在搬运花花绿绿的书籍时留了个心眼,观察到一个可以爬进顶楼的暗道。同学见落锁后的顶楼长期无人看管,趁学校放假时悄悄爬了进去,随心所欲地翻阅各种书籍。某天他将此事告诉了韩少功,并在韩少功保证不告密的情况下,领他爬进了顶楼。堆放在里面的各种书籍让韩少功眼界大开。欣喜之余他找出自己喜欢的书坐在窗下阅读起来。后来他们常去那里偷偷读书,有时一待就是一天。这一经历,成了韩少功青少年时期最愉悦的时光。

喜欢博览群书的韩少功自嘲为“杂食动物”。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他都爱读。甚至还喜欢科普读物和历史、哲学类书籍。他引用一位罗马尼亚作家的话:只读诗歌的诗人一定是三流诗人,只读哲学的哲学家一定是三流哲学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时候,一本地理学著作或一本生物学著作,可能启发性更强”,韩少功说。

写作的基础建立在广泛阅读之上。1972年,自愿报名到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当知青的韩少功,提笔开始了文学创作。

韩少功首次公开发表短篇小说,是在湖南省文联主办的《湘江文艺》上。而他在文坛崭露头角,则是考入湖南师范学院的1978年,一年

中竟有短篇小说《七月洪峰》和《夜宿青江铺》先后登上了《人民文学》。四十余年来,韩少功笔耕不辍,作品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鲁迅文学奖等,历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我与韩少功相识于海南建省办特区的年代,屈指已有三十余年。当时他在海口创办《海南纪实》月刊,名震四方。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我去海南师范大学他姐姐韩刚借给他居住的教师宿舍采访了他。平易近人、朴实热情,言谈中总带着一丝微笑,是韩少功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我们的联系逐渐增多。在他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无端遭受构陷和攻击之际,我与报社的一位同事以“罗马”为笔名,发表了对他的访谈文章,一时间引起不小的反响。后来我又应《深圳商报》之约,采写了关于他的五千多字特稿《韩少功:养鸡种地写小说》,以整版篇幅在《深圳商报》文化副刊发表后,并被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转发。

人们常把书籍比喻为精神食粮。作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对读书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从饮食的角度归纳出阅读四法:不暴食、不偏食、不错食和促消化。

石川

世界读书日和湖南读书节就要到了。这让我想起了许多风雅的情形和风雅的魅力,也让我对风雅的成因进行了一番随想。

其实,风雅是一个很好的褒义词。它是对处事有分寸、经事有声色、待人有情义、生活有滋味、悦己又悦人的高度概括,是对胸有文墨、谈吐不俗、举止有度的夸奖,是对不将就的生活态度和感知美好的细腻情怀的称赞。但凡有所讲究、有所要求、有所追求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活成真正的风雅样。

风雅者,生活绝不只苟且,心中总有诗和远方。虽然也绕不过繁华喧嚣、柴米油盐、功名利禄、人情来往等凡人琐事,但能守住心中的明月,看得懂规律和本质,对待这些事情的理,能够恰到好处、恰如其分。

一个人要变得风雅的途径可能有很多,譬如,多和大自然在一起可以养家,多和所从事的事业在一起可以养情,多和爱的人在了一起可以养能等等,但最佳的途径莫过于多和书在一起,与书相伴,与书为友。

因为,读书确实可以慰藉脑袋。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中的表达与建议,常常是经过他人深入思考和反复实践后的提炼与总结。它可以破解我们的无知,化解我们的懵懂,清醒我们的糊涂,去除我们的迷茫,回答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不解和疑惑。

一个人书读得多了,要是还坚持了学思结合、学实结合,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脑子便会活跃而灵活起来,变得好用与好使,也就拥有了风雅的基础。

因为,读书确实拓展眼界。大千世界,很丰富、很精彩、很繁杂。但人的眼力、精力、脚力、财力毕竟有限,在有限的生命里要想样样实际感受与体验,既没有必要,更没有可能。书却可以满足人的好奇,想不到的事情,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风景,都可以帮你实现。一个人坚持了读书,犹如握上了万能的探测器,助你眼界大开,尽管具象的东西不在眼前,尽管有些事件已是遥远的历史,你依然可以将其看个清楚明白。

因为,读书确实让人脱俗。知道要读书并经常坚持读书的人,永远拥有对未知领域的兴趣与好奇,懂得改变与适应的重要,做人有梦想、有目标、有原则、有要求、有方法、有操守,能“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们积极向上,自信满满,压得住台面,控得住场面,镇得住困难,干得成事业。与人交往,不与“凡俗”同流合污,不与“小人”斤斤计较,还能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礼貌、友好和尊重,让人感到愉悦与舒服。一个人拥有了不俗的举止与风度,也便拥有了风雅的气象。

因为,读书确实让人精神充盈。坚持读书的人,往往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能够把持和操控自己的人生,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心地澄明,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懂得什么值得什么不值得。他们往往喜欢独处,但又不空虚、不寂寞,内心充实而有趣,能够集中精力,做有意义的事,爱热爱的人。他们热爱生活,富有情趣,总能发现美、感受美、享受美,还有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之心。一个人做到了精神富足,也就拥有了风雅的底蕴。

书,俨然就是一位安静而平淡的好友,从不喧哗,从不招摇,但可以用自身的丰富影响着人的丰富,以自身的安详引领着人的安详,以自身的厚重影响着人的厚重。书不会说话,却能与人进行心灵对话;书不能思索,却能催促着人去思索。它以自己的简单,成就着人的丰厚;它以自己的无声,完善着人的精神世界;它以自己的朴素,造就出人的风雅。

胸中书传有余香,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读书算风雅。一个人,若真活出风雅,就不可借口忙碌,不可过于功利,而是要去结交书籍这位神友,主动而读,挤时而读,用心而读,坚持而读,常想常读。

【香雨情】

有一种风雅,是读书

【有所得】

为大地画魂,为生命塑像

——读傅菲新作《元灯长歌》

王必胜

作家傅菲,近年来以一个特别身份或者标识示人,自况“乡村探究者,自然伦理研究者”。他回访故土,拥抱乡村,亲近自然,现扩大视界,潜身于浙闽交界的武夷余脉荣华山等地,一住数年,类似田野调查。

他的散文,主要有两个世界:一是故乡饶北河上游一带,一个两千多人的枫林村,熟悉的故土人事,底层人物的平凡人生,顽强坚韧的生命,驳杂丰富的乡村民生。二是浙闽交界的荣华山中的自然物事,山中日月,奇闻轶事,张弛他所看重的“山地美学”。时间维度上,多在当下,或通过回望,辨识前尘往事,万物生灵。无论是故乡枫林村、饶北河流域,还是“他乡”——独处多年的荣华山区,他对自然万物,普通生命,慈悲善意,抒写生命情状,发现生命价值,倡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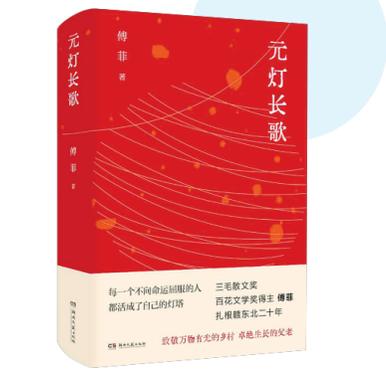
一个自然风物的热情书写者,一个乡土伦理文化的探究者,渐为文坛关注。现场,及物,浑然,是他的散文特色,也为当下散文特别是书写自然生态,描绘万物共生,增强散文的地域文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傅菲是较早投身于自然生态和人文情怀书写的散文家,他的多部散文,从题目即可看出,他对大地、河流、自然灵性的钟情。如今,文学描绘生态或说描写自然与人的关系,成为热点,尤其是散文,关注生态,拥抱自然,书写人与万物共生,从自然生态看取世道人心,为近十年突出现象。傅菲着意于此,远离

喧嚣,孑孓独行于山野,坚持经年,文心沉淀。他的散文专题性强,题旨集中,较好地展示了时代文学精神。有非虚构文学作家认为,文学的现实精神是,为世情写真,为民生写照,为大地画魂。时代、大地、民生,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散文更能直接体现,也可看作是傅菲散文的硬核。他的作品中,时代感与现实性,多转化为对民生、自然的人文意识和悲悯情怀。他笔下的山村人物,自然生灵,又多从人文伦理切入,聚焦普通人的命运情感,书写他们的生与死,情与罪,幸与不幸等,多是散章单篇,却有统一主旨,显出繁复与浑然。

他以专事散文的执著,坚持乡村世相和自然生态写作,到生活第一线躬身力行,打造文字在场的新鲜体验,以富有质感、生动的语言,对散文特别是生态自然的写作,带来活力。他的文字,鲜活生动,人物、景物、哲理,交相呼应,背景行为,互为映衬,形成了可感、有张力的语言风格。

傅菲新作《元灯长歌》,延续他研究乡村人伦、书写故人故事的路数。“长歌”者,书写世道人心,回叙古今过往,感悟人事代谢,直视人物心灵,或者,为故乡枫林村专题书写,描绘一幅小村世俗社会的生命图。他在“自序”中说:“冀望借此打开一条幽深之路,通往时代深处的乡村,以探究百年来的世变迁、演进。”书中四辑16章,分别从史(乡村中的几代人物生命命运,折射社会世相)、人(手艺人、屠夫、闲人、畸人、怪人,下海弄潮人)、物



(河灯、陶器、刀、狗、马、鸟等与人的关联),灵(精神),是“写他们经历沧桑,饱尝甘苦。他们对生活对命运绝不妥协,即使处于绝望之境,也仰头眺望星光……写他们与土地生死相依的高贵情感,写他们与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本书是他的致敬之作,对故乡,对故人,对大地、自然与生命。书名“元灯”,见此寄托。他的祖父名为元灯,在元宵节热闹灯火下出生而得名,另外,书中又有《浮灯》一文,描绘祭祖的上元节时,人们投河灯习俗。两“灯”相映,寓意遥深,上接祖上家世,又是乡村文化的一种特别情怀。灯,成了乡人们的精神指向、平常物件,也是乡人们特定的爱物。在这些物事与人生,世俗与道德,物质与灵魂的书写中,乡土社会世相和文化的驳杂,有了生动的体现。

《元灯长歌》傅菲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里书外】

传递别样的况味与感悟

——关于《期待一只只有缘的手》

马忠静

那年的秋天我在鲁院与邓燕相遇。她穿一件红色丝质衬衣,那红,红得正,是写意香山街满忧郁的殷红。“你的衬衣很好看!”“你真有眼光。我也是一眼看中的。”她肤白目慧,清纯甜美,面庞带认同的惬意。“湖南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好亲切的湖南口音。湘普!”写到这里,21年前盥洗室的笑声伴着浓郁的书香气噙得我心头颤颤。

上完鲁院北漂了几年又南漂到上海,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一天电话铃响。对方问我是不是马忠静。湘普,轻柔而亲和!不用猜。我说你是邓燕。笑声从电话那端传过来。没曾想邓燕也在上海安营扎寨了。于是郊区的我与市区的她有一搭无一搭走动起来。这年代搞文学,我俩颇有点英雄惜英雄的味道,彼此是珍惜也是敬重。

她酷爱竹子,她爱竹子中的凤尾竹,喜欢“扶疏绿竹满盈窗”的境界,喜欢阳光透过玻璃窗将竹影映在地面的美感。不管住哪,她家总会有一盆竹子在窗外随风摇曳,而室内总是简洁中透着雅致,低调中散发墨香的古朴韵味,正如她为人文的精神气质与审美情趣。

文学正是在这些点滴里生发着。邓燕挟着自己钟爱的文学在这条貌似不起眼的市井烟火气的路上一路向阳。在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生活里滚雪球般地精进。她第一部试笔成功的作品就是30万字的长篇传记《驺阳泪》。



期待一只只有缘的手

邓燕著

文汇出版社

那年长沙板仓纪念馆(现为杨开慧纪念馆)发起纪念杨开慧诞辰100周年约稿活动。长沙博物馆王立华馆长诚邀她写一部杨开慧的长篇传记。为她提供了杨开慧的许多素材和资料。邓燕多次奔赴板仓找灵感,经三个多月的准备,杨开慧的形象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也更多地感动了她,她终于用一个女人细腻的情感感和优美的文笔完成了《驺阳泪》。人民日报(海外版)评价《驺阳泪》是国内外首部以文学形式全方位展示杨开慧烈士英勇悲壮的一生的长篇传记,极具人性化地描写了杨开慧丰富而博大的情感世界,揭示了杨开慧伟大精神所在。

近些年,邓燕潜心在自己的文学苗圃耕

耘。读小说、读诗歌、读历史、写专栏、写长篇、写美食……将她的苗圃打造得牢固厚实,满庭芳菲。诗集《期待一只只有缘的手》更像是天赐神韵,水到渠成。

它是邓燕诗歌与摄影作品珠联璧合的结果,囊括了邓燕近几年完成的112首诗歌和从上万张图片中选择的100帧摄影图片,共六个板块:写情爱的《守望》,写景色的《咸梦》,写人性的《人淡如菊》,写风物的《西窗》,写植物的《向一棵麦子道谢》,开卷就能粘住读者的迷走神经。可以边读诗边看美景;也可以盯着美景来读诗,更可以根据图片发挥读者自己的想象,感悟不一样的人生况味。不难从书中嗅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浪漫;读到“泪无痕鬓满霜”的伤感;悟到“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的闲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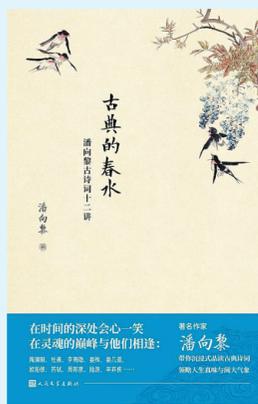
读万卷书不忘行万里路。邓燕早就这么做了。山水还是那个山水,无论是巍巍青山还是壁立千仞,在邓燕的镜头里,山水成了另类山水,可悲可喜,也可不喜可悲。在她妖娆的五光十色的镜头里,无论是天高云淡,还是纤弱生灵,总能传递给读者别样的人生况味与哲思感悟。

我们只看到她背着近二十斤重的摄影器材,在高原、沙漠、寺院、古镇忘情按着快门,不知她也会被突如其来眼疾乱了阵脚;只知道她笑颜明媚,不知她也曾枕长夜;只见她精致时尚地坐在外滩喝下午茶,不知她穿着平底鞋粗布衣在云南的高原上,西藏的蓝天下,摇曳着大女人的别样风姿。

在笔尖抵达这些文字的时候,那些离我们远去的日子变得那么温婉,让人笑中带泪。它唤醒了储存在记忆中的东西。借用歌词感叹一下吧:“就算生活给我们无尽的苦痛折磨,我们还是感觉幸福更多。”

《期待一只只有缘的手》邓燕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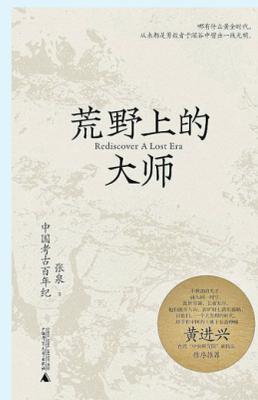
【起马观书】



《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

潘向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赏析诗词者众矣。潘向黎此书的特色是不求辨章句、不求索生平,仅凭家学已感直接挑战唐宋诗词这一中国人私密的后花园,喜者不吝其赞,恶者不吝其弹,于评介古旧辞句中见出今世性情,是其快意动人处。作者于宋词中独爱苏辛,胸襟气度颇有可观,于诗文内外亦有所见,也恰当地证明了诗词在精神生活该有的位置。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张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的主题,可以两句话总结:一是封底杨铨(杏佛)之言:“我辈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此书正是讲述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这四个学术机构在近代中国的盛衰与兴亡。

二是封面上方的警句:“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风雨、天险、疾病、匪患、战争……近代中国的学人们,却在深谷中劈出了一线光明。

悦读

